



漫談神通

念生

目 次

- 一、緒言
- 二、神通之說，遍於大小乘
- 三、神通的概說
- 四、神通不能救拔苦難
- 五、佛菩薩救世，原則不用神通
- 六、報通與修通
- 七、畜類也有神通

一、緒言

近來談佛教的人，有很多故意避免談及神通方面的事。他們有兩個理由：第一是因為不信佛的人，認為佛教所講的神通，都是迷信，宏法的方法甚多，何必談這個使人厭，甚至因而謗佛呢？第二是談的人自己也不信這一類事，他認為佛經所載，社會所傳，都是一些寓言想像，當然更不值得談了。前一項人，是因為自己信了，恐人信而不談；後一項人，是因為自己不信，恐人信而不談。他們都是大德法師，負了擔荷如來家業的使命，所以有這些慎重態度，若像我這樣無名小卒，根本不懂佛法，不過白紙畫墨道，給佛教刊物，湊湊篇幅，對與不對，無傷大雅，是可以姑妄言之的。

二、神通之說遍於大小乘

有人向我說：「佛教小乘經典，多是平實說理，大乘經典，便有許多神通境界，因為大乘後出，根據傳經者的想像，而不是我佛的實事。」大乘是否後出，是佛教界裏一個古老問題，我的知識淺薄，不能領會這一件事。但是認為大乘講神通，小乘不講神通，則未必然。因為小乘羅漢，示現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履空如地，入不空等十八變，恰在小乘經典之內，屢述而不一述。可見神通這件事，是通於大小乘經典的。何況佛教的宇宙觀，在豎一方面的三世因果，橫一方面的六道輪迴，多半要由神通證知。若是否認了神通境界，那些事都成了騙人之談，就不是我所信仰的佛教了。

三、神通的概說

神通在佛教裏名曰六通，是天眼通，天耳通，他心通，宿命通，神足通，漏盡通。天眼通是無所不見；天耳通是無所不聞；他心通是關於空間

- 八、西洋學者對於神通的研究
- 九、由神通談到鬼
- 十、鬼的故事
- 十一、佛教徒的看法
- 十二、西洋宗教，也講神通
- 十三、近代名流，對於鬼學的研究
- 十四、附帶談及淨土問題，另舉一重要證據

二、西洋學者對於神通的研究

的事，無所不知；宿命通是關於時間的事無所不知；神足通是關於物質方面的事，無所不能；漏盡通是斷盡煩惱，妙覺圓明。前五樣都是有為法，後一樣是無為法，佛教主張修成了後一樣，前五樣自然發現，縱不發現，也無缺欠。若是單獨去修前五樣，不但不易修成，即勉強修成，在生死問題，毫無用處，而且可以發生不良的後果。但是其他宗教，有單獨修成前五樣的，所以常有兩句話是「五通神仙，六通羅漢」。神足通是前五樣的最高峯，俗語以神通二字，代表前五樣，並不賅括漏盡。那末神仙不是可以長生不死嗎？為什麼在生死問題，毫無用處呢？神仙的不死，只是到天地毀滅為止，既不能阻止天地的毀滅，所以也有死時。前面說六通的定義，指佛的境界而言，神仙的通力，是有限度的。天地毀滅，即佛教所謂大劫，賅括三界二十五有，不是科學家所說的地球毀滅。再詳細一點說，這裏還有深淺的分析，神仙的壽命，極於一大劫，程度較低的，比較縮短，或一中劫一小劫乃至幾萬年幾千年幾百年一直小到與普通人相同，便不成其為神仙了。不但神足通是這樣，其餘五通也是這樣，如前四通由最大逐漸小到僅比常人稍強乃至不強。不但神仙這樣，羅漢也是這樣，漏盡通講究破一分無明，見一分佛性，破十分無明，見十分佛性，其理相同。不過漏盡與前五通相表裏，不是破一分無明，前五通便發現一分，乃是無明破到相當程度，前五通便如其程度，頓時發現。即或完全漏盡，壽命已是無窮，因為有體無用，前五通也不是無遠弗屆。如佛經所載羅漢看一個螞蟻，過去七佛以來，每生都是螞蟻，觀看一個鴿子若干萬劫以後，生佛都是鴿子，那末牠們在怎麼時候不是螞蟻？到什麼時候，不作鴿子？非佛不知，這就是羅漢與佛的不同，也是小乘與大乘的不同，所以法華經上說羅漢猶羈化城，未達寶所。

四、神通不能救拔苦難

有人說：佛的通力，既無所不能，為什麼不去阻止天地的毀滅呢？不必說到阻止天地毀滅那樣大事，即或阻止一座火山的爆發，也可救活了無限生靈。」我說：這就是漏未盡的觀念，我雖然是有漏凡夫，可以根據佛祖的遺訓，對此問題，加以說明。先舉一個世間法的譬喻，假設爲了救護苦難同胞，是應該釋放獄囚呢？是應該振興教育使每人不作惡事自不入獄呢！當然釋放了獄囚，他轉身還是因作惡而入獄，於獄囚並沒有好處，而同時破壞了法律效力使他人更因而作惡。不如振興教育，每人不作惡事，固圍自空。古代的政治家，主張慎獄，便是這個道理。世間的獄囚，不見得每個人都情真罪當，還爲了顧慮全面的影響，不可輕赦，何況自然的浩劫，乃衆生共業感召，豈可隨便阻止？佛法正是努力於振興教育，使每人不作惡事，而不是努力於釋放獄囚。又有人說「不作惡事，就可以免除天地毀滅的災難嗎？」我說：你未明白這個譬喻的意思，住在這個世界，比作監獄；不作惡事，比作學佛成佛；你若能學佛成佛，天地毀滅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又有人說：「自然界的浩劫，是衆生共業所感，爲什麼衆生的業力，能夠同時成熟呢？」我說：他的業力若不成熟，便不會生在這個世界，遭遇這份浩劫，其中容或共業中另的別業，他仍可轉生在與他業力相當的境界，獲得他所應得的報償，譬如一個人要脫一件舊衣服，換一件新衣服，你按住了他說：這件舊衣服很好看，你不要換了，這不是多事嗎？普通人不懂因果的道理，看一切苦難，都是不應有的，只要解除了苦難便好，佛眼看一切苦難，沒有無因之果，都是應該有的，只要解除了苦難之因，則苦難不會再有，若解除苦難之果，業力依然存在，轉瞬照舊發現。所以說：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」普通人視每人苦難爲不應有，當然寄予同情，算不得大慈大悲；佛視每人苦難知其自作自受，而仍加以憐憫，教以永離苦難的方法，所以稱爲大慈大悲。

五、佛菩薩救世原則不用神通

又有人說：「衆生的苦難，既是自作自受，我們救貧放生，都是多事，毫無功德可言了。」我說：每個人的禍福有定而善惡無定，救貧放生，正是行其不忍之心，造其未來之福，爲什麼毫無功德呢？北平的教化子，常喊：「給一個大化吧！有您的好處呀！」我最先聽了，覺得討厭，心裏想，給你一個大銅版，是於你有好處，怎麼說於我有好處呢？若是我有好處，你爲什麼這麼費心張羅？後來仔細一想，若給一個大銅版，在他的好處，不過是多半個窩窩頭，轉眼成空。在我的好處，則是實行了小小的不忍之心，而在八識田中，薰成了一棵小小的善業種子，將來發育滋長，必有善果。反之，不給這一個大銅版，他不該餓死，還是餓不死，而在我的話，不異於諸佛菩薩在那裏說法；不過他的本心，與諸佛菩薩不同，他

根本不信這是真理，不過滅來騙騙人，所以不成其爲諸佛菩薩。古代稱收容乞丐的棲流所爲悲田院，乃是根據佛教術語，認爲這是播種大悲種子的田地。後來有不懂佛法的人，往往寫成卑田院，就很可笑了。又有人說：「那末諸佛的不忍之心，必更超越凡人，他若使用神通，救濟衆生，當然全活更多，他爲什麼不這樣辦呢？」我說：我們凡夫境界，不知道每一件事的前因後果，由於不忍之心，認爲所救衆生，可以減輕苦痛，所以算作功德。就像民間有力的人，對於監獄裏的囚犯，不管他殺人犯也好，盜竊犯也好，因爲看他可憐，在不違背法律規定之下施給一衣一飯，當然認爲善事。諸佛對於衆生過去未來的因果，瞭如指掌，明知救之無益，而使用神通，破壞了因果率，發生不良後果，就像一國之首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再下令將全國獄囚，普行釋放，正是壞法亂紀，如何能說到行善呢？佛對衆生罪福，固然沒有政治性的統轄，但其情形頗近於此。所以佛經記載，琉璃王滅釋種時，佛與釋種，雖有宗族關係，並未施救；地藏王菩薩，稱爲幽冥教主，只是勸善爲善，並未把地獄衆生，扯着耳朵都提出來。又有人說：「你說釋放獄囚，有不良的後果，指失掉了勸善懲惡的作用而言，三世因果，並不像人世法律那樣明顯的勸善懲惡，就是破壞了三世因果率，也不見得有什麼不良後果。」我說：我所謂破壞三世因果的不良後果，不指失掉勸善懲惡的作用。假設以諸佛神通，使作惡的人都不受苦，而離苦之後依然作惡，就是人世上充滿了罪人而沒有苦報，不但與因果定率不合，而且永遠沒有人肯去學佛成佛，這些人永遠待救而不能救人，佛法也就不復存在了。人之所以能發道心，求出世，正是因爲這個世界衆苦充滿，古人說中國難生，雖指中天印度，實泛言這個地球，不是因其可以由快樂而享福，謂之難生，乃是其可以由苦難而學道，謂之難生。反觀佛經所說北俱盧洲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種種快樂，反列爲八難之一，是因其不能學道成佛，由此看來，佛不以神通的力量，使世人免苦得樂，而但以教化的方法，使世人知苦求出，正是善巧方便，大悲心之所流露。我們的救貧放生，免其暫時苦難，祇積聚了自己的功德，佛的講經說法不免其暫時苦難適促進其澈底的解脫，未可一概而論。那末我們爲什麼不去講經說法，促成他人澈底解脫呢？當然也可以的，所以佛教認爲法施功德，勝於財施。至於諸佛菩薩，偶爾以神通力量，救濟人世苦難，那是特殊因緣，多半與其人的道業有關，而且是不常有的事。法華經普門品所載種種靈驗。自古有那些事而不能期以必得，我們信佛的作用，是對於覺行圓滿者一念信仰，便成爲善業種子，世上沒有正在禮佛念佛而想着殺人放火的，這就是佛法的真正靈驗。

六、報通與修通

由於以上的推論，我們知道佛教主張由漏盡通而自然發現五通，不主張漏未盡而專學五通，因爲漏未盡則智慧不深明，或至激於怨心，以通力

破壞因果，不但無益，而且阻止了人們趨向佛法，但這僅是一個原因，還有其他原因，等而下之，專學五通的人，或者不能保持品格而胡作非為，如歷代傳說的妙術邪法，或者不能控制感情而喪心失志，如因見非常境界而致瘋狂，皆因未能漏盡使然。這種情形，尤以報通為甚。報通這個名詞是別於修通。由今生的修行得通，名為修通；由前生的修行，今生不修自通，名為報通。報通限於前五樣，沒有報而漏盡的。因為漏盡不受後有，不會再來受生。漏盡通必由修得，是很容易明瞭的。前五樣除了因漏盡而自然發現，還可專門修得，不必別求玄妙的證據，例如我們專心致志的看小說，由白天看到黑天，電燈雖然未來，我們一直的尋行數字的看下去，屋中雖然昏黑，還可看出，如果有人從旁說：黑了，還能看嗎？你的精神一震，便不會再看出了，或者電燈來了，亮光一閃，你再將電燈閉上，也不會再看出了。耳通准此類推。他心宿命兩個，宿命不易試驗，世上雖有記前世的人，只是偶然一遇，推測未來的事，雖無理由而應驗不爽，也是一例。他心則隨時可以體會，如吾人正在想念談話某人時，某人恰好有信寄來或親身來到，普通人多有這種經驗。神足舉例也難，我記得小時候拋石塊，當石塊業已出手，發現了向目的物左面稍偏，心中便向右面使動，身子也向右面灣下去，好像那石塊就能向右稍稍撥過，我不知旁人有這種經驗沒有？後來我在各國遊歷，喜歡看馬戲，那些馬戲場中表演技術的人，最精妙的，好像也能以精神控制物質，不過力量不大而已。以上所說，只是普通六根與環境相接，若是心志專一，已能超越了正常的能力限度，至於天眼耳等真正五通，不仗普通六根的作用，更不可思議了。由普通六根可以超越正常的限度，證明了神通可以修得；由於神通可以修得而又有生而自通的，證明三世因果之非虛。記得某一筆記會載乾隆年間，有人忽得天眼宿命二通，預見洪楊之役，兵連禍結，殺人流血的慘狀，因之瘋狂而死，這事又見於丁福保居士所著各種佛學入門書內，不記得是什麼書了，由這事說明報通之必有，與不漏盡而得通的危險。

七、畜類也有神通

五通不限於人類，按佛教所說六道，除了地獄一道，衆苦逼迫，只有報通而亦不能自由運用外（如受苦不死即是通）其餘天魔鬼畜，都兼備報通與修通，天魔鬼三道易知，畜生苦道不通，如世俗所傳狐仙之類即是，很有人不信一切宗教神奇的事，而獨信狐仙的，狐仙若能以精神支配物質，則其他動物，也能以精神支配物質，可以推想而知。

有人說：「你由佛教講到狐仙，可以算得迷信之大成了我說：迷信這兩個字怎樣講，當然是沒有這一回事而信以為有，算作迷信，若是有這回事而誤以為沒有，是不是算得迷而不信呢？不但六通在佛經具有明文，自古以來親身證得的不少，即以狐仙而言，名人記載，社會流傳。科學以求證為原則，你有什麼相反的證據，可以一筆抹煞，概認子虛烏有？你說你未看見，那末你未看見的事多了，當原子能未發明時，你看見過原

子武器嗎？我國一部知識階層的大毛病就是凡自己所未見過的事，都認為沒有，凡自己不能作到的事，都認為不好，這不但與佛教為敵，實是與真理為敵。追源溯本，只是一顆自私心在那裏作祟。我現在若列舉歷代記載傳說關於六通的事，他必定用迷信兩個字法寶，給你一抹到底，我又未證得六通，不能當場試驗給他看，這應該怎麼辦呢？我記得迷信這兩個字，是舶來品，中國歷代所未有，凡是用這兩個字攻擊人，被攻擊的總是中國人，好像他們對外國人特別有好感，我現在舉一件外國事給他看看，四十一年五月十三日，中央日報兒童週刊有李元慶先生由美國「通俗機械」譯的一篇「奇怪的馬」，現在把原文照抄如下：

故事是這樣開始的。

當我（原文作者鄧濼華夫自稱，以下均同。）在美國南部度過了假期，正想預備回紐約的時候，經過佛羅里達州，遇見同事格蘭脫先生，他突然向我道：「有幾位我們熟識的朋友，在弗吉尼亞州都城立區蒙地方，曾和一匹馬講過話……」

我當時聽了這句話，以為他是在說謊語。便用手摸摸他的前額，却並沒有發燒。（一個人在發高燒時是會亂講話的）知道他的身體很正常。便聚精會神，繼續聽他說下去。

格蘭先生接着說道：「他們問這匹馬，牠們住在那裏？牠竟能用牠的領部，按下牠面前所排着的鍵盤，跳出幾個英文字母來答覆牠們住的地名。有一位朋友問他母親貼身的女僕，叫什麼名字？牠也能知道。這匹馬和牠的主人，對於這幾位朋友，都從來沒有見過一次面，此外，牠還能做算術。你何不去調查調查，找些資料來寫篇故事給大家看看吧！」這真是一件聞所未聞的奇事！我因為要想明瞭這件事情的真相起見，便特地跑到立區地方去拜訪這匹奇怪的馬。

馬主人方丹太太，與我並不認識。我向她說明來意之後，她便立刻領我去看那匹馬。原來牠是一匹雌馬，今年已經二十六歲了。牠站在一個裝有很多鍵盤的木架前面。祇要用牠的領部，按下一個鍵盤，便會跳起一塊木牌，木牌上面，寫有英文字母或數字，我先出了幾個簡單的算術，叫牠演算。果然，牠按出來的數字，就是我所要求的答案！接着，我又問牠我的同事叫什麼名字？牠按了幾下鍵盤，跳起五塊

木牌，上面寫的字是（GRANNI（格蘭脫）），又給他猜中了！

再問牠我六歲的女兒叫什麼名字？牠起初亂按了幾個鍵盤，跳出來的字母，都是錯的。我便摸摸牠的身體，叫牠不要慌。一會兒，又跳出四塊木牌，上面寫着JUDY四個字母，正是我女兒的名字——裘蒂！那時裘蒂正在紐約某醫院內醫治眼睛。我又問我的女兒現在在做什麼事情？跳出來的木牌，上面寫的字，正是表示「眼睛」的意思！

在這匹馬按鍵盤答覆我問題的時候，我曾仔細留神觀察，證明方太

太和他並沒有什麼聯絡，打什麼暗號，或是要什麼戲法。何況方太太本人和我也是第一次見面，她也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底細呢！

最後，我又問牠我家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在那裏工作？我母親的女僕叫什麼名字？牠能都完全答對。再問牠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會爆發？牠答覆 Yes。（「會的」意思）在什麼時候？跳出來的木牌，上面寫着四個數字 1935，正和美國預言家們所料的時間相同！

我當時看見牠竟能答覆這麼多問題，並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領，不禁嚇得呆了半天。

後來方太太和我談起，當牠生下來才幾個月時候，牠便學會了認識英文字母，後來又學會了算術，第一次驚人的表演是這樣的：有一天，方太太門前忽然停了一輛大卡車，牠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。正在懷疑的時候，這匹馬突然自己按了幾個鍵盤，跳出幾個字母表示是「香蕉」的意思。這時大家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，一會兒，車子上搬下來一個箱子，打開來一看，裏面都是香蕉。原來是方先生在外面買了託人帶來送給方太太的。

小朋友，你們看到這裏，也許以為這是一匹仙馬吧？不，牠也是一匹普通的馬。至於牠為什麼會具有這些奇怪的本領，這裏面是有科學根據的。

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學專家來恩博士，他認為很多種動物，都具有若干種特別的本領。例如鴿子，狗和貓等都會從這幾百哩以外的地方，跑回牠們主人的家中。又如快要發生水災的時候，螞蟻就會預先知道。牠們會在早幾天搬到高的地方去。再如你家中快要發生火災，樑上的燕子，便會在早幾天以前搬開，又如狗如果無緣無故會哭，那麼你家裏也將會發生不幸的變故，這些事實，一般人以為都是迷信，可是來博士却以為是有科學的道理的。

來博士也曾跑到方太太家裏去看過那匹馬，並親自問過牠幾個問題，牠都能答覆，可是來博士却並不以為奇怪。原來他早就認為動物（人也包括在內）除掉具有看、聽、嗅、嚐、和感覺之外，可能還有另一種感覺存在。這第六種感覺，竟能具有千里眼和順風耳的本領。來博士已做過種種實驗，證明人類和其他各種動物，很可能還有第六種感覺的器官。一俟來博士獲得詳細的結果以後，當再續向各位小朋友們報告。

這篇文裏所記的一匹馬，便是畜生可有通力的例證。揆度所記情形，好像是報通而非修通。這事與中國的狐仙，同一性質，中國的狐仙則多是修通。中國狐仙，多附託在人的身上，以致真假無從辨認，大半是假的，乃係市井妄人，藉名斂財。而這匹馬則是現身說法，決沒有藏私夾帶。無怪乎人家都捧外國，連這一檔子事，外國的馬仙，也比中國的狐仙來得高明。但是外國的科學家則很洩氣，號稱杜克大學心理學專家的來恩博士，

竟不會像中國科學家那樣斬釘截鐵，對於這一類事，概用迷信二字，否認到底。他不但嫌麻煩的親自見了這匹馬，並且連類推論到貓狗螞蟻燕子種種動物。都有或大或小的報通，他不使用這個「通」的名詞，而認為第六種感覺，在佛教裏除了見聞嗅嘗觸五識以外的第六識，名曰意識，五通正是意識的特殊發展，他推論的頗為合理。

未完待續……

故事

憍狂的梵志

張廷榮輯
江清水畫

當佛陀在美音精舍說法時，有一個梵志，驕傲自大，並說天下沒有人比得上他的智慧，經他這樣一陣瘋狂的自誇，却嚇倒了一般世俗人，不敢和他辯論。於是更目中無人了，白天裡點了燈火，在城裡大街上走來走去，街上的人看了非常奇怪，就上前問他，梵志道：「天下的人都看不見真理，所以我白天點火照亮他們！」佛陀聽得這人犯了驕狂症，就化作一位有人格的學者，在街上重要路口坐着，等候梵志來時，問道：「你白天點燈火在街上作甚麼？」

「現在眾人都昏迷看不見，所以點燈火照亮他們。」梵志答。

「經中有四明法，你知道嗎？」學者問。

「我就不知道。」梵志答。

學者就為他解釋四明法道：「一是明瞭天文、地理和四時；二是明瞭星辰和五行；三是明白治國和教民的方法，四是明白除殘止暴的用兵方法。」

梵志聽了，非常慚愧，覺得自己的學問太不夠了。馬上丟了燈火，不敢再驕狂了。

這時學者說明他

就是佛，對梵志

的去除狂傲，而

回到謙和，大為

讚許，並唱了一

首歌贈給他：「以

為見聞廣呵！

自大，驕狂！

子拿着有光的燈

燭，照着人家，自

却茫茫！

憍狂！聽了，更

覺慚愧！願做佛

